

欽定舊唐書

十之十卷
四五十五

舊唐書卷五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形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立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嘗也而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旣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

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爲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卽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寢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俟肺腑洎未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歿從夫諡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

有翌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宗以惠妃之愛擅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闥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爲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

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尙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尙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日毅大悅遂歸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

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姪
以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侍不脫衣
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
章而好存規誠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
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
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
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
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
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
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

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

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旣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卽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荅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勲委以腹心出入卧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

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旣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爲切骨之誠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爲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懼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

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勅所
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
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
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
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
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
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爲夫
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尙不敢輕犯威
嚴況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
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

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
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
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
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
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
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
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
爲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
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
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

立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歎歎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立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立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旣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旣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椁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

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
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
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
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誠主
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
見之慎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
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
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
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
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餓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尙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

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
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
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
軍西有岷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
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
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
猶運有盡之農功墳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
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驥武翫兵先哲所
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

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噭噭黎庶因
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
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
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
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
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
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
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
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